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中 有關社會福利權之探討

李明政

壹、前言

二次大戰後，在去殖民化的浪潮下，許多被殖民地的人們紛紛追求獨立建國，全球各地的原住民，隨之陸續表達保留其個別特徵和文化傳統的強烈要求。不少原住民團體，也在國際組織中長期不斷爭取原住民權益，促使聯合國和相關國際社會組織關注原住民權利的建構和保護。

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簡稱 ECOSOC）所屬的「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CHR）為各國政府代表所組成，其下設有「防止歧視暨保護少數族群委員會」（the Sub-Commission, Racism &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noriti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migrants），是專家、原住民非政府組織、及各國代表對話的論壇。1970 年時，該委員會基於關注全球少數族群及各地原住民族遭受歧視的問題，開始進行廣

泛的研究。其後，根據該研究之建議，「防止歧視暨保護少數族群委員會」於 1982 年，成立了「原住民族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eoples，簡稱 WGIP）。原住民族工作小組（WGIP）由五名專家組成，主要任務在制訂有關原住民權利的國際標準、審查有關促進和保護原住民人權的發展情況，以及推動全球原住民與政府對話。原住民族工作小組於 1982 年召開第 1 次會議，1985 年決定草擬「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1993 年第 11 次會期中，就「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的條文達成決議。（李明政，2003：4）

為消除種族間的敵意、壓迫、歧視，促進所有不同種族的互相尊重與合作；特別是為保護處於劣勢地位的各地原住民族，使其生存與發展的機會免遭侵犯，使其文化與生存方式得以傳承，以建立不分種族均能共享地球資源，任何種族的文化與藝術都普遍受到尊重，平等而豐富多彩

的大社會，聯合國將 1993 年訂為「國際原住民年」。（吳堯峰，1994：117）稍後，聯合國又將 1995 年至 2004 年訂為「國際原住民族十年」（The International Decade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而積極建構共識以尋求通過「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則是第一個「國際原住民族十年」的重要發展目標之一。（國際特赦雜誌社編譯，1999：66）

歷經二十多年的努力，「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以下簡稱「宣言」）終於在 2007 年 9 月 13 日第 61 屆聯合國大會中，以 143 國贊成、4 國反對、11 國棄權及 34 國缺席的投票結果獲得通過。（行政院原民會，民 96：8-9）

本文，除描述「宣言」通過的背景外，主要探討「宣言」中社會福利權相關條文內涵，並與我國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條文對照比較，分析我國引採情況及其得失，並提出未來政策推行相關建議以供參考。

貳、「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通過的背景

原住民族工作小組（WGIP）1993 年就「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送交「防止歧視暨保護少數族群委員會」，該委員會於 1994 年 8 月 26 日沒有修改任何一字通過全文，送交至人權委員會（CHR），1995 年 3 月 3 日人權委員會決議設置一開放性協調工作小組（open-

ended intercessional working group），來確認該宣言草案，並將最後協商結果提給聯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以達成在第一個「國際原住民族十年」活動期間通過「宣言」的目標。（國際特赦雜誌社編譯，1999：66）然而，由於欠缺共識，2005 年第一個「國際原住民族十年」活動結束時，並無法達成通過「宣言」的目標。

經過多次協商，也在各國要求、建議下增刪數回後，2006 年 2 月由開放性協調工作小組主席恰斐茲先生（祕魯籍）整理成主席建議版的「宣言草案」。同年 3 月第 60 屆聯合國大會期間，依據決議文第 60/251 號，正式成立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同位階、直屬大會的「人權理事會」（Human Rights Council，簡稱 HRC）。原隸屬「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下之「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CHR）自同年 6 月 16 日廢除，其功能與相關職責，均由新成立的人權理事會取代，而「宣言草案」主席建議版也同時從人權委員會轉給新成立的人權理事會（HRC）。雖然，各國間仍存有很多歧見，且澳、紐、美三國力陳不宜貿然通過「宣言草案」，但人權理事會仍將其列入 2006 年 6 月 19~30 日的第 2 週理事會議程中進行討論。在討論過程中，顯示各國代表與原住民族代表在自決權、土地、領土與資源、條約權、補償權等大多數的議題上都僵持不下。人權理事會最後採取投票表決方式，以 30 國贊成、2 國反對、12 國棄

權、3 國缺席，通過「宣言草案」。人權理事會原計於同（2006）年將「宣言草案」送交聯合國大會討論通過。然而，推動過程遭非洲國家串連反對，以原住民族定義未清等理由要求聯合國大會暫緩通過「宣言草案」。（王雅萍、曾中興譯，2008：2-8）

經過長達二十餘年的草擬、遊說、協商及推動後，「宣言草案」從 1994 年 19 段前言及 45 條條文的架構，於 2006 年轉變成 24 段前言及 46 條條文的主席建議版，並終於以此版本在 2007 年 9 月 13 日第 61 屆聯合國大會第 107 與 108 次會議中，以 143 國贊成、4 國反對、11 國棄權的投票數獲得通過。（王雅萍、曾中興譯，2008：9）

反對的 4 國，包括澳洲、加拿大、紐西蘭、美國，都是號稱國際上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先進國，這些國家維持一貫反對立場，批評「宣言草案」條文過於空泛、恐危及國家政治與領土完整性、整個版本沒有取得共識、難以執行、對自決權的定義有給予原住民族高於國家立法及行政之上的否決權之虞、部分內容已違反其國內行之有年的機制……等。這些國家都強調他們不是反對原住民族權利，他們反對的是「宣言」本身，因為「宣言」有很多重大缺失根本無法實際保障原住民族的權利。即使是投贊成票的國家中，多數的國家代表在投票後，雖然肯定「宣言」的通過是世界人權的一大進展，卻都用各種不同的理由各自加上但書，如日本、墨西哥、巴西、蘇利南、埃及等國加上「不可危及國

家領土及政治的完整性及統一性」之但書。如孟加拉、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等國，擔心這「宣言」中沒有界定原住民族，恐會於日後造成適用對象的問題，印尼因此提出「宣言」的原住民族定義，「若等同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中的原住民族定義時，便不適用印尼境內」的但書。英國則以「宣言」無法律追溯效力為由，表示英國不需遵守第 12 及 13 條歸還所謂的祭典用物或人類遺骨，且其境內之少數族群或其他民族亦不適用「宣言」內容。伊朗乾脆表明境內沒有所謂的原住民族。有的國家如哥倫比亞、智利、法國、挪威則認為其國內法已具有符國際人權標準、足以保護原住民族的機制，實際上不需要遵循「宣言」標準。此外，還有國家如英國、斯洛伐克等表明不能接受所謂的集體權。（王雅萍、曾中興譯，2008：10）

總之，不論是贊成、反對或棄權的國家，對「宣言」都有諸多疑慮及設限。其中尤以「自決權」和「集體權」的概念及行使方面的爭議，更是長期以來無法取得共識的癥結所在。聯合國大會通過「宣言」，是否能就此發揮其道德約束力及政治影響力，使各國就此能依循「宣言」精神並保護原住民族權利的角度，修正或擬定國內相關法令，此舉仍有待觀察。（王雅萍、曾中興譯，2008：10-11）

參、「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中社會福利權相關條文

當代的社會福利大致可與社會安全概

念相通，尤其是政府主辦的社會福利，可視為政府運用國家力量或社會資源來確保國民基本生活安全的制度。其中所謂的基本生活安全，則可包含人身安全、健康安全、居住安全、就業安全和所得安全等。然而，涉及原住民族的社會福利課題時，由於迄今為止，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被確認仍普遍深受社會歧視壓迫（包括剝削、邊緣化、無權、文化帝國主義和暴力）之害，原住民族是現代化世界中受創最深而獲利最少的群體（高德義，2004：25），因此，探討原住民族的社會福利除關注社會安全課題之外，還應將改善社會歧視、社會不平等的作為包含在內。而為確保歧視壓制問題得以消除或改善，原住民族的權利，又不得不涉及自決權與集體權等民族或族群發展所需的權利之建構與行使課題。

由於與主流支配族群的處境不同，原住民族的社會福利權，除了指社會安全相關的權益外，也應包括獲有免於歧視的社會平等，及確保免於被歧視剝奪所需之族群發展的權利。雖然，「宣言」中實際上並未出現「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或「福利」（welfare）字樣，但使用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安全（security）、免於歧視（free from discrimination, non-discrimination, 或 without discrimination）或發展（development）等文字。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權的內涵，實宜包含享有社會安全、免於歧視和族群集體發展的權利。

以下，擬採上述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權

的概念觀點，來敘述「宣言」中的相關條文，並加以簡要的分析說明。

在「宣言」中，很清楚地可看出追求「不受歧視」和「族群集體發展」的目標，具有極醒目的地位。在英文版的「宣言」中，出現免於歧視（free from discrimination, non-discrimination, 或 without discrimination）字樣共 15 處；出現「development」（發展）字樣共 31 處；出現「security」（安全）字樣只共 3 處。下表一，整理出「宣言」中出現免於歧視字樣的條文；由於出現發展字樣的條文頗多，表二，僅就與社福較為相關之部分整理出「宣言」中出現發展字樣的條文；表三，整理出「宣言」中出現安全字樣的條文。

從「宣言」中出現免於歧視之相關敘述所占的比重來看，可推想出：若未解決歧視帶來的問題，就無法真正落實原住民族的社會安全或相關福利。「免於歧視」的努力，應視為建構原住民族社會福利的根本要務。

從形式上來分，「宣言」中原住民族權利又可分為三種：

一、與一般國民分享之相同的個體權利。如「宣言」第 2 條中規定原住民族的個人享有自由，與其他所有民族的個人完全平等……。

二、具原住民族身分而取得之個體權利。如「宣言」第 21 條中規定各國應特別關注原住民老人、婦女、青年、兒童和殘疾人的權利和特殊需要。

三、原住民族群體所共同擁有之不可

分割的集體權利。如「宣言」第3條中規定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

欲達成「免於歧視」的目標，原住民個體除了能平等享有一般國民的權利外，還需要有上述第二種（具原住民族身分而

取得之個體權利）和第三種（原住民族群體所共同擁有之不可分割的集體權利）權利才較有可能，此種見解，從「宣言」的通過，大致就意味著代表全球原住民族共同的想法。

表一：「宣言」中出現免於歧視字樣的條文

前言	重申原住民族在行使其權利時，不應受任何形式的歧視。
	歡迎原住民族正在為提高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地位，結束一切形式歧視和壓迫，無論它們在何處發生，而組織起來。
	承認並重申每個原住民族都不受歧視地享有國際法承認的所有人權；原住民族還享有本民族的生存、福祉和整體發展不可或缺的集體權利。
	深信本「宣言」承認原住民族的各項權利，將會在公正、民主、尊重人權、不歧視和誠意的原則的基礎上，增進各國與原住民族之間的和諧與合作關係。
第2條	原住民族和個人享有自由，與其他所有民族和個人完全平等，有權在行使其權利時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特別是不受基於其原住民出身或身分的歧視。
第8條	1.原住民族和個人享有不被強行同化或其文化被毀滅的權利。 2.各國應提供有效機制，以防止和糾正：(1)任何旨在或實際破壞他們作為不同民族的完整性，或剝奪其文化價值或民族特性的行動；(2)任何旨在或實際上剝奪他們土地、領土或資源的行動；(3)任何形式旨在或實際侵犯或損害他們權利的強制性人口遷移；(4)任何形式的強行同化或融合；(5)任何形式的旨在鼓動或煽動對他們實行種族或族裔歧視的宣傳。
第9條	原住民族和個人有權按照有關社區或民族的傳統和習俗，歸屬某一原住民社區或民族。行使此項權利不得引起任何形式的歧視。
第14條	1.原住民族有權建立和掌管它們的教育體系和機構，用自己的語言和適應其文化的教學方法，提供教育。 2.原住民，特別是原住民兒童，有權不受歧視地獲得國家提供的各種程度和各種類別的教育。 3.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採取有效措施，讓原住民，特別是原住民兒童，包括生活在原住民社區外的原住民，在可能的情況下享受用自己的語言提供的原住民文化教育。
第15條	1.原住民族有權維護其文化、傳統、歷史和願望的尊嚴和多樣性。教育和新聞應適當體現出這些文化、傳統、歷史和願望。 2.各國應與有關原住民族協商合作，採取有效措施，摒棄偏見，消除歧視，促進原住民族與社會其他階層之間的互相寬容、相互諒解和友好關係。
第16條	1.原住民族有權以自己的語言建立自己的傳媒，有權不受歧視地使用各種形式的非原住民傳媒。 2.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國有傳媒恰當反映原住民文化多樣性。各國應在言論充分自由不受影響的情況下，鼓勵私有傳媒充分反映原住民文化多樣性。

第 17 條	<p>1.原住民和原住民族有權充分享受適用的國際和國內勞工法規定的所有權利。</p> <p>2.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協商合作，考慮到原住民兒童特別脆弱和教育對原住民兒童成長至關重要的情況，採取具體措施，讓原住民兒童不遭受經濟剝削，不從事任何可能有危險性或妨礙他們接受教育或有害他們的健康或身心、精神、道德或社會成長的工作。</p> <p>3.原住民享有在勞動條件，特別是就業和薪水方面，不受歧視的權利。</p>
第 21 條	<p>1.原住民族有權不受歧視地改善其經濟和社會狀況，尤其是在教育、就業、職業培訓和再培訓、住房、環境衛生、醫療和社會保障等領域。</p> <p>2.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並酌情採取特別措施，繼續改善原住民族的經濟和社會狀況。應特別關注原住民老人、婦女、青年、兒童和殘疾人的權利和特殊需要。</p>
第 22 條	<p>1.執行本「宣言」時，應特別關注原住民族、婦女、青年、兒童和殘疾人的權利和特殊需要。</p> <p>2.各國應採取措施，與原住民族共同確保原住民婦女和兒童得到充分的保護和保障，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歧視。</p>
第 24 條	<p>1.原住民族有權使用自己的傳統醫藥，有權保留自己的保健方法，包括有權養護重要的藥用植物、動物和礦物。原住民還有權不受任何歧視地享用所有社會和醫療服務。</p> <p>2.原住民享有能達到的最高標準身心健康的平等權利。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逐步充分落實此項權利。</p>
第 29 條	<p>1.原住民族有權養護及保護環境和他們的土地或領土和資源的生產能力。各國應在不加歧視的情況下，制定和執行援助土著民族進行這種養護和保護的計畫。</p> <p>2.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未事先獲得原住民族的自由知情同意，不得在原住民族的土地或領土上存放或處置危險材料。</p> <p>3.各國還應採取有效措施，根據需要，確保由受危險材料影響的原住民族制定和執行的用於監測、保護和恢復原住民族健康的方案，得到適當執行。</p>
第 46 條	<p>1.本「宣言」任何內容都不得解釋為允許任何國家、民族、團體或個人有權從事任何違背「聯合國憲章」的活動或行為，或被認為是允許或鼓勵完全或部分破壞或削弱獨立主權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統一。</p> <p>2.在行使本「宣言」宣布的權利時，應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本「宣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只應受法律規定的限制和受根據國際人權義務規定的限制。任何此類限制不應帶有歧視性，而且完全是確保對他人權利與自由的應有承認與尊重和滿足民主社會的公正和最緊要需求所必需的。</p> <p>3.對本「宣言」規定的解釋，應依照公正、民主、尊重人權、平等、不歧視、善政和誠意的原則。</p>

表二：「宣言」中出現社福相關之發展字樣的條文

前言	承認《聯合國憲章》、《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註 1）《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註 1）及《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已確認所有民族享有自決權至關重要，根據此項權利，他們可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謀求自身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
	承認並重申每個原住民族都不受歧視地享有國際法承認的所有人權；原住民族還享有本民族的生存、福祉和整體發展不可或缺的集體權利。
第 3 條	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根據此項權利，他們可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謀求自身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
第 23 條	原住民族有權確定和制定其行使發展權的重點和戰略。原住民族尤其有權積極參與制定和確定影響到他們的醫療、住房及其他經濟和社會方案，並盡可能通過自己的機構管理這些方案。
第 36 條	原住民族，特別是被國際邊界分隔開的原住民族，有權與邊界另一邊的同族人和其他人保持和發展接觸、關係與合作，包括為精神、文化、政治、經濟和社會目的開展活動。

表三：「宣言」中出現安全字樣的條文

第 7 條	1.每個原住民都享有生命、身心健全、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權利。 2.原住民族享有作為不同的民族自由、和平與安全地生活的集體權利，並不應遭受種族滅絕或任何其他暴力行為的侵害，包括強行將一個族群的兒童遷移到另一個族群。
第 21 條	1.原住民族有權不受歧視地改善其經濟和社會狀況，尤其是在教育、就業、職業培訓和再培訓、住房、環境衛生、醫療和社會安全等領域。 2.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並酌情採取特別措施，繼續改善原住民族的經濟和社會狀況。應特別關注原住民老人、婦女、青年、兒童和殘疾人的權利和特殊需要。

肆、「宣言」與我國「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對照：社會福利權相關條文的比較

權利，從性質來分，可概分為人權和制度化的權利。人權是最基本的和最普及的權利，它旨在為社會和政治互動提供一種根本的政治道德架構，提供判斷標準，使能判斷某特定制度安排是否合乎正義。而制度化的權利，則指得到國家承認且寫入法律條文中的權利。人權只有經由制度

化，才可能具體實踐。（理查德·貝拉米著，王萍等譯，2005：246-7）

「宣言」中的原住民族權利，大致是屬於一種人權，而「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規定（以下簡稱「基本法」）則屬向制度化的權利邁進一大步的國家政策。我國在民國 94 年制定公布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大致是最為全面性勾勒我國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權的法令。（參閱表四）

由於「宣言」歷經二十多年奮鬥才在 2007 年通過，我國的「基本法」雖然比

「宣言」早了一年多通過，但實質上受「宣言草案」影響甚多。茲就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權範圍內的規定，將兩者進行一簡要的比較分析，並提出如下幾點說明：

一、「宣言」中並沒有界定原住民族，僅在第 9 條規定：「原住民族和個人有權按照有關社區或民族的傳統和習俗，歸屬某一原住民社區或民族。行使此項權利不得引起任何形式的歧視。」很多國家對此感到疑慮；而「基本法」第 2 條中則明確界定我國的原住民族、原住民、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和原住民族土地。原住民族：係指既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包括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及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族。原住民：係指原住民族之個人。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部落：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原住民族

土地：係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就這方面而言，「基本法」比「宣言」的規定，具有較明確的可實踐性。

二、在社會安全（包括人身安全、健康安全、居住安全、就業安全和所得安全等）方面，將見諸於表一、表二、表三中之「宣言」相關規定（大致僅有第 7、17、21、22 條屬社會安全範疇），與表四中之「基本法」的規定（有第 16、17、24、25、26、27、28 條屬社會安全範疇）相較來看，「基本法」在原住民族和原住民的社會安全相關規定，較為豐富化和細節化，其可操作性應較高。

三、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基本法」中完全沒有提到歧視字樣，免於歧視的目標，在「基本法」中似無關緊要。歧視是造成支配族群與被支配族群之生活質量明顯差距無法縮小的重要原因。若歧視現象存在，而加以忽略，則上述提及之「基本法」的優點，實質上也可能因而大大流失，無法真正提升原住民族（集體）及原住民（個人）的福利。「基本法」與「宣言」在這根本認知上的差異表現，實值得關注。

表四：原住民族基本法中社會福利相關之主要的條文

第 1 條	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特制定本法。
第 16 條	政府應策訂原住民族住宅政策，輔導原住民建購或租用住宅，並積極推動部落更新計畫方案。
第 17 條	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並針對原住民社會狀況及特性，提供職業訓練，輔導原住民取得專門職業資格及技術士證照，健全原住民就業服務網絡，保障其就業機會及工作權益，並獲公平之報酬與升遷。原住民族工作權之保障，另以法律定之。

第 24 條	政府應依原住民族特性，策訂原住民族公共衛生及醫療政策，將原住民族地區納入全國醫療網，辦理原住民族健康照顧，建立完善之長期照護、緊急救護及後送體系，保障原住民健康及生命安全。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傳統醫藥和保健方法，並進行研究與推廣。
第 25 條	政府應建立原住民族地區天然災害防護及善後制度，並劃設天然災害防護優先區，保障原住民族生命財產安全。
第 26 條	政府應積極辦理原住民族社會福利事項，規劃建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並特別保障原住民兒童、老人、婦女及身心障礙者之相關權益。政府對原住民參加社會保險或使用醫療及福利資源無力負擔者，得予補助。
第 27 條	政府應積極推行原住民族儲蓄互助及其他合作事業，輔導其經營管理，並得予以賦稅之優惠措施。
第 28 條	政府對於居住原住民族地區外之原住民，應對其健康、安居、融資、就學、就養、就業、就醫及社會適應等事項給予保障及協助。

資料來源：李瑞金、陳琇惠、郭俊巖、王秀燕、李明政，2006：322-3。

伍、落實我國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權的前瞻與建議

相對於「宣言」，「基本法」隻字未提消除歧視課題，實是一相當奇特的對比。它意味著「基本法」是在一種被壓制下的產物？是台灣已無族群歧視的問題了？抑或這是一種原住民族政治行動者的迂迴策略（先通過法案再說）所致？

根據美國的社會心理學家觀察美國社會的情況，他（她）們大致認為族群歧視並未消失，只是形式改變而已。族群歧視，不僅難以辨識且難以改變。（李明政，2002）就台灣社會生活經驗而言，或許較接近的是美國的社會心理學家的觀察結論，原漢所得水準的落差結構一直沒有明顯改善，或許說明了台灣社會上不是族群歧視消失了，而只是轉變形式罷了。因此，關注原住民族的社會福利課題，仍應重視歧視問題的探討和改進。

由於，「基本法」忽略歧視問題，在我國社會福利領域中原住民族的集體權也就無從論述。原住民族追求政治與土地方面的集體權，是國際間爭議不休很難取得共識的難題，然而，在社會福利領域的原住民族集體權，或許在現實中，相對而言仍有較大的空間可以探討。

從傳統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立場來看，集體權與個人權是無法相容的，因為它似乎潛在帶有對個人自由的威脅。（施正鋒，2008）然而，持多元文化主義核心價值者主張，當前的社會生活應首重「差異尊重」，而要落實「差異尊重」，則要捍衛基本人權和爭取族群集體權。加拿大學者 Will Kymlicka 分析指出，少數群體可要求的兩種集體權利：「保護群體免於內部成員分離之威脅」相關的權利和「保護群體免於外部壓力之迫害」相關的權利。他認為：前者的追求，往往有傷害族裔成員基本人權之疑慮；後者則是公平正義對待所必要的權利。（Will Kymlicka，

劉莘譯，2003：441）關注「保護原住民族免於外部壓力之迫害」相關的社會福利集體權之建構，使族群歧視及生活落差能

真正獲得成效，應值得繼續努力。

（本文作者李明政現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註釋

註 1：「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通過的背景一節，除參考行政院原民會出版，王雅萍、曾中興譯（2008）《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之資料外，另亦參考網頁資料，其原文相同但譯文不同之版本，譯者不詳，網址：<http://www.abohome.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887>。瀏覽日期：2008 年 7 月 20 日。

參考文獻

- 王雅萍、曾中興譯（2008）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印，《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英文版取自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LT/D/N07/498/30/PDF/N0749830.pdf?OpenElement>。
- 吳堯峰（1994）四十年來原住民基本政策的研討，刊於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文化發展協會編印，原住民政策與社會發展，117～139。
- 李明政（2002）原住民社會工作實務倫理議題，載於徐震、李明政主編，《社會工作倫理》，北市：五南。
- 李明政（2003）文化福利權，北市：松慧。
- 李瑞金、陳琇惠、郭俊巖、王秀燕、李明政（2006）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北市：松慧。
- 施正鋒，國際潮流與原住民族的權利，<http://www.wufi.org.tw/shih/aborigin.htm>，瀏覽日期：2008 年 7 月 20 日。
- 高德義（2004）原住民族自治制度之研究與規劃：排灣族、魯凱族及雅美族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 國際特赦雜誌社編譯（1999）原住民聯合國資源手冊，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理查德·貝拉米著，王萍等譯（2005）重新思考自由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